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九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

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駿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

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

帥紇石烈志寧為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高

幹餘黨敗之柔遠至林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

軍知類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
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李木魯定方與清
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
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
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
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
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爲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
事朝辭賜以金帶虎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
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
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發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學奕暮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踈矣
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
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言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
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
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
星改路風俗何如對曰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還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
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
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
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
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贖罰北阻鞞由此叛去大
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
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
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
上曰姑與滄州旣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
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刺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
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曰與俱與之深思入言也

丞相襄本名哈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
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
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
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
于肇州之長樂襄先登塵擊于足中流矢襄創以戰氣愈
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
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
以埃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必

有悔言行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
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梟嶺
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
陷泉幾平賊首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第
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
人犯南鄙襄為賴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賴水敗敵兵
五千復賴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
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
而趨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
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地隘儻不得闢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
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驍之
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旣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
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
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
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
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知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
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三
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
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
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
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
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
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
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
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
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
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璽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曰父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為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事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正乂亦叛嘯取北

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
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克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
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
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
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鞞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
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
中使知援不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
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眾請少憩襄曰吾
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眾皆奔幹里
札河遣安國追躡之眾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
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
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貝佩刀以賜俾即服
之十月阻鞞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陁鎖等
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眾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
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
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
預為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十至是果得其用臨潢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亂亦剽略為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亂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亂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亂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十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眾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為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乞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邊阻鞮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劔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贖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
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
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
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
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
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
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
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
許時方早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僕散
揆等上表待罪上乃命翰林學士志光懷英草罪已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
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術海猛安明年皇
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
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
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
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
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
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
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
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初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鑑夾谷衡尼虎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悔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文歷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惠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為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謚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雅有謀畫无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為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為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時北阻鞮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贐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澤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安三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克帝幸慶寧官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慄甚為隣國所畏服

瑤里李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海濱令遷徐王府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李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李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李迭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李迭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紀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字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
本戶三年後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移密
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
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
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
大夫字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
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上倚注云
賈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
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
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字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
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
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
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迪

粘割幹特刺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尉

馬惠廻

馬琪

楊伯通

尼龐古鑑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平魯早亡年
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
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陰補爲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震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復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
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亡補外世宗
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為翰林待制
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
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
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
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
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
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
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陞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明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
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晉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三年六月薨
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
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
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為後既而生子震德
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為執政乃舉前
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坐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步
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
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管縣簿大定

四年為東京辰渌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吐寇未平
巨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
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
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
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
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
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
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
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
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且告必
遂上問山東河北粟虫具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曰自陛下
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
至於旱灾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
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
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灾
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省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灾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
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言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進士李
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
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為桀
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謂
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
使人知之乃命免邦又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
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
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
意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
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一賦賦之臣猶不忌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
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為繪
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
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
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
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暉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
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
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弗使
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為
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
上表以衰病旬間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
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
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
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
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
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
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
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
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
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
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
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
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
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
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
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
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
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
田標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
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
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
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
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
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
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
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
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
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
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
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
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
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塋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
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
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上愛割蠻猛安八也熙宗
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
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
因會壅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
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
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
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
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
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廂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
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
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
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
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淮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
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
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救之
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
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塋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勅祭及塋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幹特刺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幹特刺就問之仍

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謀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幹特刺往按其事夏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家族民戶懇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鎧仗十二年爲夏國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爲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明年入爲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幹特刺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幹特刺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爲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白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爲不知也二十三
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
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
奏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
思之獄訟簿書有幹特刺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
能置而不問邗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
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
焉今阿魯罕年老幹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幹特刺
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
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幹特刺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
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
終始者實爲難矣二十八年爲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封
往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
任之乃起爲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
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
先某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
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
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
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冒謚曰成肅

幹特刺性溫厚醞藉嘗爲丞相統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
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刺輩其才真可用也在相
位半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議
知今吏及令隨朝吏負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爲非云
幹字出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
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
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
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
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
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
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
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暗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
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
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
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
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
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
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
託事效之何以辭爲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麪不時
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
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
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
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
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愛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之致仕詔許之仍給參
知政事半奉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喜雜
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藥神童嘗添壽者
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
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遠
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
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
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
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爲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爲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白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迺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爲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盜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武殿聞瑋卒而止謚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遠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青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墓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爲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及忽刺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刺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集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導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可爲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蠶萬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沴明詔非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書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暈

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遊
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讐可不慎
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
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
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
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
而重民之困哉廼罷比幸尋爲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
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
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
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
書初完顏守貞改爲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
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
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
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惠者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
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
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
部尚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
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
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
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
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
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
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
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塋祭仍賻
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
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
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
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

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

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

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起

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任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

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

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廉察爲第一授

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

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召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灤陰人也擢正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銜若惠迪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

士毀其船棧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棧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爲戶部自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
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
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
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
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
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
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
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戶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
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右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
官解任大理少卿闕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遽難得人顧無以
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
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
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塞
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
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
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閣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
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告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
史為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
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為尚書省都事換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
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
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
暉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
罪鉉奏暉言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
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
仕卒

尼庵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天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
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哭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
單鑑夾谷衡尼庵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
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
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
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喜加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
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贊曰移刺復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
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
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
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
浦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
特刺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
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
馬惠廸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黃父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父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
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
鼠銜明珠寤而父約生歲實在子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
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強郡守欲

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
脩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
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
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久之復
入翰林爲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
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
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
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
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
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
足以歛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石丞相題其
議尋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
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
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
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
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
職官遞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耳他官品
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監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
舉可爲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

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
有姦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
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
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潔
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處決疑
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
幸其無賊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
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
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即位久約以
國富民貧木輕木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

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爲

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

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
雋朗敢言性友弟爲文典瞻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
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年令會海
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
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
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
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閣
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

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爲高麗讀冊官五遷祕書少監
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
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
外任有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
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
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爲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
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貢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
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
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
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之百五

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貢其後
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
既少縣令闕貢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
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之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
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
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
晏曰卿素剛正今其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
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
臣爲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
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

未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官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况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豳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况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管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摘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爲賀宋正曰

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爲之章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侍養

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人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負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爲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

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歛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學士兼前職因命克經義讀卷宮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

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卽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勲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關復上言以爲前表儻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負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

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
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
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爲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
以愈爲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
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
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爲耳又
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
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
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
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爲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曰

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
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
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
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
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
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
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
山間地形狹隘雨潦湓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
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鄙侵我舊疆千有餘里
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

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將哉
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
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
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
寃者士方擊義鍾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方授
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穀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
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
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
舉賁安靜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

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
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
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
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質字敬叔登太定二十五
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
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
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
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
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

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從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
爲予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已純正宜
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議以流人實邊安
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
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
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
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
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
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
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
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
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
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
所稱云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
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
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
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

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蕪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戢獲逋逃而莫得牽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滅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

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濡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粟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犸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崑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

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磚布押宿之宮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厭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敬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

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脩林谷掩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

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靖矣而
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
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長魏徵而停
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
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
南之比陛下牧濟南口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
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著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
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
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
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

慮徃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
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
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
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
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
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
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
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
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
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

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
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
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
充物園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
多殺是陛下思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
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
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
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
亦不可懷然事出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臨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
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
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鷄鳴之
路安處中都不復址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
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
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
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爲身計豈不愚謬惟陛
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爲心俯垂聽納則
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爲
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煬
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
安保爲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
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游以
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
經選爲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葬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
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
察爲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
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
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暉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
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

州刺史坐簸揚俸粟責倉典使價爲按察司所劾以贖論
歷隴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
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
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新
庠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
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其
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其
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推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祕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

汝霖右丞劉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給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庶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

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贊曰金訕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喜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齋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荒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金史九十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裴滿亨

幹勸忠

張大節 子慶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伯祿

楊伯元

劉璣 兄琬

康元弼

移刺益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

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爲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

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餓亨輸已俸爲之賑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謹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豪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幹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

卽出爲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徙單移刺古舉以自
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
留守入爲同簽樞密院事兼汴王傳承安二年拜武寧軍
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慈通法律以
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
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
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
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祕書郎大
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

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
知洛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囓安
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內司以推排東京路戶籍入服其
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珪
粒其事積銅皆竄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
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
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
民斷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
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藉卿辦耳尋爲
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宮顯宗撫慰

良父曰萬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
父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
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爲害章宗即位擢中都
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
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
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
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為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
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
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
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為爭盜由此生付
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權爲便大節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
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
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
州刺史以便祿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
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侗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
奕碁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
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
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情
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

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以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彥通大興灤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問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

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爲左司奏事多有脫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卽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

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廼就監差久之授神銳軍都指揮使入爲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

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稍亡錫召諸豪論之曰今連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偶脫其如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府事引見於香閣誠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

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實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爲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

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黃緣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旣貴不復往來先遣以書則裁荅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

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揚庭曰南人曠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夏除洛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飢揚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濟洛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骹骹賀揚庭骨鯁大

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曾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爲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王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然之召爲右警巡使旭爲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訛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脩劉仲洙輩世稱能史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

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祁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出書力辯帝從之廼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兼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

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爲定海軍節度使歲
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
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
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
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
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
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爲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
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
其一也明昌初年爲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

又者補吏同類皆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
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爲當
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
擢尚書省都事出爲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
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
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
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
其寃以獄界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其
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
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榮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修撰坐田穀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馬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推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爲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冤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郟城主簿升榆次令召爲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爲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太

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今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爲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強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已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琬

琬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閣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琬坐與往來

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爲護
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
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
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宮
百司琬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
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琬
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
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監賜廐馬金帶皇太子以
馬與幣爲贐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
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廐馬轉左
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璿

爲同知宣徽院事琬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
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
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琬
恆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
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
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
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
視相其地如益而城在益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

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
卿先是衛城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
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
舊轉祕書少監兼著作卽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
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
理卿以喪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兼鄆王傅遷南京路
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利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
以膾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爲樞密院知法
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

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
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
內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旣入謝詔諭之
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
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旣
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
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頽圯水
屢爲害益增修之民以爲便爲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
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
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

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爲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用非惟損大國之威志啓敵人侵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勅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者罪遷河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以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道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爲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琬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言益以

克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穀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列傳第三十六

金史九十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定奴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幽王允成為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幽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

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

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
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
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
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
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
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
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
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
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
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
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
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
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二月甲
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
把內刺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
策題問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
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
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
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
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於

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荅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快快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我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大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

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今權更名瀕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叅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

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
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
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察
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
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造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
使烏都斡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為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
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
其尤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
宋主札韓侂胄侂胄嘗再為國使窺知朝廷虛實及為相
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
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
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
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謀者
李忬俊襄陽軍卒忬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
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忬言侂胄謂大國西北
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
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
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
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柰何興兵宋人辭曰
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

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川虹縣靈璧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

軍頃之以匡爲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

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關土
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籌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
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
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
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
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碛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
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
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
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
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

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內諸盜乃購得韓侂冑族人元
覲使行間於宋元覲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立密奏之
宋主是時宋主侂冑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
得密奏即命遣人護元覲北歸因請議和密使其屬劉祐
送元覲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
宋主因密諭立密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
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
遣朱致和吳瑄李大性李壁來侂冑得報大喜過望乃召
張巖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
時李壁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瑄已死李大性知獨

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栴來至濠州匡使人
賁以稱臣等數事栴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帝
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二十萬兩匹犒軍
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栴至汴以
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栴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
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安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
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二百萬兩於是宋吏部
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
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栴以宋參政錢象祖
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

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
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上國吳蜀
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
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
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旣開和議區區
悔艾之實不得不黽勉遵承又蒙聖書改輸銀三百萬兩
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
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
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
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

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
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
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
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師旦首函亦
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
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鬪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
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
錙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
安危望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
犖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

戍兵萬人王栴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
送遵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
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
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
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
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
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
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
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栴還復書曰
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

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
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
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給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
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悞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
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亟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
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書事理
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貫宋罪關隘區區
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聖
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齋遣通
謝人使赴闕王柟之歸也臣等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

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右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
體制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
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携
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
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
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
為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
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以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
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錄本齋呈并將侂胄首
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

金皇帝書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侯侂胄首
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
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
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
接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
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
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
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 至下蔡晝日割賜匡得詔書
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
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紹石烈
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
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
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大門立
黃麾仗受宋獻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
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
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添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
進官兩階賜王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
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
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
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

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昇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甲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讀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兵汨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完顏綱本名兀奴字正甫明昌中為奉御累官左拾遺詔三义口置捺鉢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沒其間詔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連逮二

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別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即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闊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爲多寡奉和元年綱爲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齎二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詔奏爲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柰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

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守宋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木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幹勒牙刺京兆府推

官蒲察秉彛戍號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
梟懶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克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
兆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翽翅軍散據邊陲緋翽翅軍名也
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
千攻鹽州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
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罕姑蘇等
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
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木虎高琪破之青宜可者吐蕃之
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
帥曰冷京據土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

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筭竹大山蓋蠻境也
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冷京卒
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
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曹佛留爲洮州
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
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
明昌間屬羌已彪殺郡佐反是時綱爲奉御奉詔與曹佛
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同知臨洮
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爲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
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

終不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
死普賢爲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
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
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加
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爲雄長嚮風慕義
背僞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
進上所受僞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
撫部族增重勸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
祇承服我新恩永爲藩衛曹普賢具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
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

史烏古論交州領曹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
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
其用旣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
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九月詔安慰陝西略曰京兆鳳
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僞或沒落外境若能
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拋地土依數給
付及受宋人旗榜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
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
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程松遣別將曲昌
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

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真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門美原縣令朮虎合沓別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真乃分遣朮虎合沓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真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真且修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陰注射真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爲疑兵潛遣猛

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延于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沓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博戰部將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

宋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爲金軍所
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
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溫以隴右步
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吳玠吳
璘俱爲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
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
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爲
盜遣謀以利餌鳳翔卒溫昌結三虞候軍爲內應昌詣府
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
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
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佑
栢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
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祚大帥遂荒
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壓之汰猶當十世
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
止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旣萌進退維谷代
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
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
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
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

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勲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爲讎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鶩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問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旣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爲援欲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

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
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
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為國建功
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
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
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
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
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荅之并賜誓詔
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
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
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
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
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日附進可以此意
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木虎高琪為封冊使翰林
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回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
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
有違枉生事頃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
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旣不據
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
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

之子爲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効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徹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爲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

部侍郎權宜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兀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潤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團練綱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鑑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其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徒單鑑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縉山遂大敗胡沙虎斬關入中都遷衛紹王于衛

邱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
明日押至市中使張霖卿數以矢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
貞祐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冤略曰先臣
綱在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吳
機以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
議謹按元年詔書云胡沙虎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
復尚書左丞弟定奴

定奴與兄綱俱知名文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同知真
定府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罷遷
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為右副點檢大

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三京改武軍節度使元帥與

屯襄敗績定奴坐失期及以實奏降河州防禦使

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使宣宗即位改知

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尋遷河南

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

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復為簽樞密院事行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

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為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

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後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

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踈蘇師旦謀淺任大
國首察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秦和終
功之臣然匡隲忠于大安綱罔難于一土寧富貴之哉人乃
如此邪

列傳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金史九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徒單鑑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鑑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宮
副留守鑑穎悟絕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
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
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
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

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
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
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
議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
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
當自衆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
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
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刺傑中都路都轉運
副使奚曠考試鑑等二十七人及第鑑授兩官餘授一官
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

譯諸經著作佐郎溫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磻尚書省譯史
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刺傑應奉翰林
文字移刺履講究其義鑑自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
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鑑談論深加禮敬丁母
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
鑑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
任處之又曰鑑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
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
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
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

鑑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鑑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道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祖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

矣進尚書右丞以史如故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末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馬攸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鑑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鑑似優者鑑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鑑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暝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鑑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

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
廉耻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
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官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存臻矣因論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
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
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
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
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
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

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
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曲禮法制不能盡隱於近
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
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疑聖慮尋繹其端則裁
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鑑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
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
甚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
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蓋以元
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
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

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顯方面上思用謀臣
 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鑑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
 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
 狡獪亦資筭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
 寄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鑑言初置急遞鋪
 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
 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
 置者達于臨兆自真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
 至歸德置者達 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
 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

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鑑出兵金房以分
 制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鑑遣行軍都統幹勒葉祿瓦副統
 把回海完顏摠刺以步騎五十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
 鶻嶺關摠刺別將攻破撫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教
 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
 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
 耕以書乞和詔鑑召葉祿瓦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
 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回海
 摠刺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鑑遷特進賜賚有
 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

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
太尉臣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佩
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
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
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
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
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
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瑄曰如此是自覺境
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
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
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
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
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木虎高
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
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
爲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
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
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
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鎰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

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變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必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贈從優厚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刑部主事

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
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
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
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
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
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
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槩以爲茶樹隨山皆
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木樹執誣小民赫取貨
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
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勅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

闕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
况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
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
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
一月結絕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
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
次朕意以爲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興
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
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
拜叅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勅賜神針

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況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其可嘉也群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上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中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令憤攻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

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滯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為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噐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在有司奏為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為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

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議錢穀官十人鐸爲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戶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訕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

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

校耳止

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
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
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
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
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
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
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
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
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
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涪州人石晉之末遷徙河北實燕薊
八代祖延彪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
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
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爲右丞相是時即康爲尚書省
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
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司郎中上謂
宰臣曰孫即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特
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
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
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

初張汝弼妻高陀幹不道伏誅汝弼鑄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憲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章與即康鞠之第二子神土門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為妃子為大王章即康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暉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寃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即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為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即康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

以為小盜竊發不足恤即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忠以為必當用兵上以為然上問即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充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葉字浪字作泚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畫斜畫沈字鈇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

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即
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
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即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
王即位即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
歲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穎
悟讀書一弄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
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
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為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
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

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
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
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
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高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
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
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
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
徒單南平貴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
之貞祐二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
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

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章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事
合附會實啓僭門乞凡斷創勅條特旨奏斷不爲永格者
不許引用皆以律爲正詔從之是歲大元兵破潼關章自
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爲絳陽軍節度使
興定元年晉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
知政事代鼎爲河東行省是時與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
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
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關食革
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官差粘割校失至河東於是晚
未未就牒行省耕毀清野章奏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
如今耕毀民將不堪詔從革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
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
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
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
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溥哉徒單鑑拱挹一語而宣宗
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
不復見用徒單鑑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
所謂斗筭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
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

禮記

卷之八

祭義

祭義

祭者天地之大經也。宗廟者天地之大器也。夫祭者，報天地之德也。報者，謂反其施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配，謂合也。配於天地，則天地之德，亦與之合矣。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天地者，生養萬物者也。故君子配天地而祭，以報其德也。



